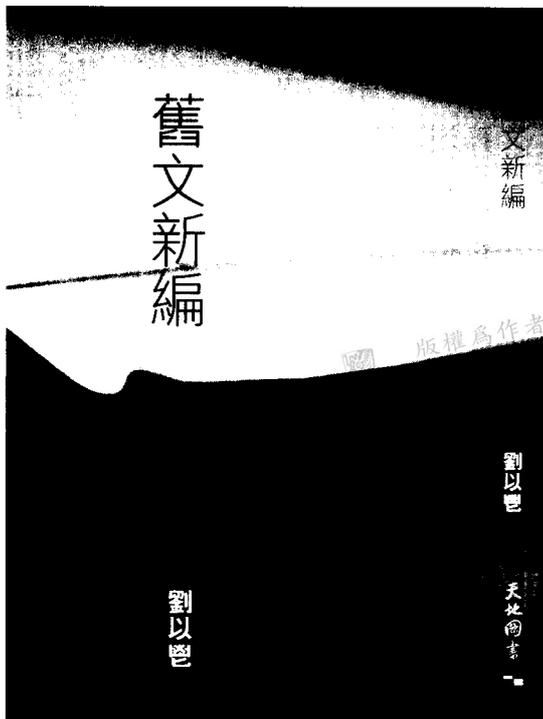


劉以鬯

關於小說二題

評論視野



1. 小說的創作與欣賞

——二零零三年九月六日在「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

英文字Fiction，有兩個釋義：一個釋義是「虛構」；一個釋義是「小說」。

小說是通過藝術形象來反映生活的。所以，小說作者在創作小說之前有必要體察、認識生活，將吸取的素材加以選擇與提煉，展開想像，塑造藝術形象，使虛構出來的人物與事件比真實生活更真實。

長期以來，小說的虛構性一直是被接受的。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產生於法國的新小說派卻認定小說必須「按照其本來面貌去描寫真實的生活」（引自《外國現代派文學辭典》頁四七三），反對虛構，反對故事情節，反對塑造人物，反對小說傳統，使虛構小說變成非虛構小說。

過了一個時期，另一類非虛構小說產生於美國。小說家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首創「新新聞小說」，嘗試用新聞報

道手法寫小說，以真人真事為基礎，摒除小說的虛構性。

此外，八十年代初在中國出現的「報告小說」，也是一種新的小說樣式。這一派的主要手法是：將報告文學與小說結合在一起，藉此增加小說的新聞性，減少小說的虛構性，成為虛構不虛的紀實小說。

這些新的創作傾向，就小說的發展來說，是有改進作用的。但是有人卻擔憂背棄小說基本原理的非虛構小說，會引領小說走入歧途。其實，非虛構小說不但擴大了小說的領域，而且增加了小說的創作方法，是進步，不是退步，毋須擔憂。

值得擔憂的是，大部份小說讀者的審美趣味越來越低，將小說看作消磨空閒的東西，只求趣味性與娛樂性，從中產生心理快感。這種情形是相當普遍的，五月十三日《明報》刊載的「英國最佳五十女作家小說排名榜」中，雪萊（Marr W. Shelley）的《科學怪人》排第七；伍爾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的《到燈塔去》排第十五，就是一個明顯的實例。

讀者是小說的接受主體，也是小說欣賞的主體，由於讀者的年紀不同、性別不同、閱歷不同、趣味不同，在欣賞小說時，各有各的觀點，各有各的喜惡：有人欣賞《阿Q正傳》、有人欣賞《啼笑因緣》、有人欣賞《江湖奇俠傳》……有人欣賞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人間喜劇》、有人欣賞阿蘭·羅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橡皮》、有人欣賞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的《奇怪的孤獨》……有人欣賞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有人欣賞奧斯汀（Jane Austen）的

《傲慢與偏見》、有人欣賞托爾金（J.R.R. Tolkien）的《魔戒》……有人欣賞《金瓶梅》、有人欣賞《官場現形記》、有人欣賞《施公案》……有人欣賞科幻小說《機器島》、有人欣賞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探案》、有人欣賞黑色幽默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

由此可見，讀者鑒賞小說，各有各的喜厭，差異性大，很難產生一致的辨識。

在這種情況下，用讀者的閱讀欣賞趣味來衡量小說的優劣，一定得不到合理的結果。因此，為了幫助被電視與圖像推落幽谷的嚴肅小說能夠獲得繼續生存的條件，希望多一些讀者肯欣賞具有認識價值、社會意義、美感特色與教育功能的小說。

2003年9月3日

2. 新小說·反小說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日在「第二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專題講座上發言

一九六零年初，《香港時報》當局要我接編《淺水灣》，希望我能編出一個與眾不同、具有特色的副刊。在此之前，《淺水灣》是綜合性副刊，走通俗路線，目的只在爭取讀者，藉此穩固報館的經濟基礎；由我接編後，我毅然刪去《淺水灣》的商業性，來一次大革新，改為高水準的純文藝副刊，不登消閒文字，只登嚴肅文藝作品。

城市文藝

基於這個原則，為了使讀者對五十年代中期在法國興起的反傳統小說流派有所認識，我在《淺水灣》發過三篇關於這個流派的文章：

1. 學工：《法國新派小說》（刊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2. 艾爾·德·沙脫爾著，戴家明節譯：《反小說派的新哲學》（刊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3. 格里萊原著，溫健騮譯：《新小說的立場》（刊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

從這三篇文章中，讀者可以清楚看出：有人將五十年代在法國興起的反傳統小說流派稱為「新小說派」；有人將這個流派稱為「反小說派」。由此可見，將「反小說」與「新小說」視為同義詞，應該是可行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反傳統小說流派的代表作家阿蘭·羅布一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應廣州博爾赫斯書店創辦人、《實驗藝術叢書》系列主編陳侗的邀請到華南來訪問十餘日，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抵達香港。羅布一格里耶在港逗留三天，除在科技大學演講外，還接受開益出版社王鏞的安排，在灣仔麗晶酒店的酒吧與我見面。

喝咖啡時，我對羅布一格里耶說：一九六一年，我在《香港時報》編文藝副刊《淺水灣》時，曾發表過幾篇關於法國反小說派的文章。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羅布一格里耶聽了王鏞將我的話譯成法語後，不但不問這幾篇文章的內容，反而用毅然決斷的語氣將我講的「反小說」改為「新小說」。

我不懂法語，羅布一格里耶講的話由王鏞譯給我聽。不過，羅布一格里耶用堅定的口氣

「糾正」我的「錯誤」時，即使不懂法語，也很容易從他的口氣中辨別出來。這種略帶執拗的態度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很想了解他的用意；但是，這是初次見面，我不便向他提出過分坦率的詢問，只是告訴他：《淺水灣》刊登的幾篇文章是香港最早介紹法國反傳統小說派的文章。他聽了王鏞的法語，向我一再致謝。然後轉換話題。

經過這一次的會談後，每一次讀到有關法國反傳統小說流派的文字，都會想起羅布一格里耶不將「新小說」稱作「反小說」的執拗。

據我所知：五十年代在法國興起的「反傳統小說家」，又被稱為「新小說派」，雖有「新」意，「反」的成份很濃，不但反對虛構故事情節，而且反對通過人的觀點去描寫事實。因此，我一直認定「新小說」就是反傳統的「反小說」。正因為這樣，羅布一格里耶的執拗引起我的好奇。我曾翻閱過一些資料，發現不少學者的看法與我十分相似：《小說大辭典》對「新小說派」的解釋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法國產生的一個反傳統小說創作的流派，又稱反小說派，以羅布一格里耶、娜塔麗·莎洛特、克洛特·西蒙、米歇爾·布托爾為代表。」……顏元叔主編的《西洋文學辭典》在Anti-Novel（反小說）的條目中，除了清楚簡明的闡釋，還提到羅布一格里耶。該書頁四十六——七有這樣一段：「反小說即反傳統小說，是當代新小說之一種。作者不用抽象概述，不固執主觀，不用暗喻，而將人性與人生經驗直陳出來。它的表陳手法經常呈片斷與紛亂的，期望讀者能從這些零亂的碎片中重組真實印象。反小說是法國的發明，最著名的作者是郝

布葛里烈（Alain Robbe-Grillet）。」……王春梅主編的《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名著導讀》雖然出版於二零零零年，提到「新小說派」時仍作了這樣的解釋：「由於這種反傳統小說的共同觀點，這一派被稱為反小說派。」（頁二三四）……此外，二零零一年出版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徐曙玉等編著）也認定「『新小說』亦稱『反小說』，是二十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流派之一」。（頁六十二）

從這些資料來看，即使今天，仍有不少人將「新小說」看作「反小說」。問題是：羅布一格里耶為什麼那樣固執地不肯將「新小說」稱作「反小說」。

羅布一格里耶是新小說派的始創人之一，堅持不將「新小說」稱作「反小說」，不會沒有理由。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了讓-保爾·薩特（Jean-Paul Sartre）的《〈陌生人肖像〉序》，才知道首先將「新小說」（Nouveau Roman）稱作「反小說」（Anti-Roman）的是薩特。

薩特在《序言》中將娜塔麗·莎洛特（Nathalie Sarraute）的《陌生人肖像》（Portrait d'un inconnu）稱為「一部讀起來像偵探小說一樣的反小說」。

這樣講，顯然是誠意的推崇。薩特只「是想引導讀者去讀這本艱澀難懂而又不同凡響的書」。

對於娜塔麗·莎洛特，這是應該同意的提法。

但是，莎洛特在接受記者的訪問時竟坦率表示：不同意薩特將《陌生人肖像》歸入「反小說」的提法。她說：

「……這種提法是來自薩特本人關於小說的某種成見。它狹隘地表明，一本小說應該如何如何。他以為，一本小說必須以某種方式寫成，否則，就不成其為小說了。但是，在我看來，對於小說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清規戒律。沒有什麼反小說，只有各種各樣的小說。」（李清安：《新小說派四位主要作家簡介》，引自《新小說派研究》頁六零八）。

這是娜塔麗·莎洛特對「反小說」的看法，有極大的可能也是阿蘭·羅布一格里耶的看法。娜塔麗·莎洛特是法國新小說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阿蘭·羅布一格里耶也是法國新小說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兩人對新小說的看法不會有太大的差異，要不然，阿蘭·羅布一格里耶也不會在《未來小說的道路》（被人譽為「新小說派關於小說要革新的理論宣言」）中引用娜塔麗·莎洛特的「小說被貶為次要的藝術只因它固守過時的技巧」。

根據這一點，我相信我已找到問題的解答：羅布一格里耶與莎洛特都不滿意將「新小說」稱為「反小說」。

值得一提的是：菲力·史蒂維克（Philip Stevick）編的《反故事：實驗小說選集》（《Anti-Story: An Anthology of Experimental Fiction》），將娜塔麗·莎洛特的《向性十五》（《Tropism XV》）與阿蘭·羅布一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地下的走廊：自動梯》（《In The Corridors of The Underground: The Escala Tor》）引入「反解析小說」，說明莎洛特與羅布一格里耶寫的「新小說」也有「反」的意味。

2003年12月3日

* 本文將收入作者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新書《舊文新編》裡。